「妈的混蛋。」小杜听我的分析，怒不可遏，单手依旧别在腰间，单手指着老卢克嘴里骂骂咧咧：「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敢在这里撒野。」  
  
「聊什么呢，这么热烈。」这时，房门开了，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传来，原来是我刚刚在外面遇到的老林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+ `# \_+ t% m; Y7 i1 `& a  
  
陈美霞好像看到了救星，三两步就迎了上去，几句话就把事情解释了个明白，临了加上一句：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可让我怎么办啊，老林。」  
( Q7 V% b" p% F7 h  
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」老林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反而斥责起来：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优柔寡断，你这样的性格迟早要坏事，给我坐下。」  
  
「领导好。」小杜看到来人，啪的一个立正，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。  
  
我被小杜的表现吓到，在亭子那边的时候没有看他这般表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只能说明小杜刚刚也骗了我，我瞬间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恐惧感，为什么他们什么事情都要瞒着，把我当成傻子来哄。甚至，我都在怀疑我这个小妈是不是也在利用我，眼前这个老林明显和她关系匪浅，可是自从我认她做小妈以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林一面，满打满算现在才是第二面而已，如果她们是一对，那么这个叫陈美霞的女人的心机是不是过于深厚了些。  
% ^7 Y! V) J9 F9 K# f3 I  
「明说了吧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」老林大马金刀的寻了座位自顾自的坐下：「至于其他的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，我都尽量满足你们。」  
  
陈美霞见主心骨到了，也在帮忙说话，紧张的情绪缓解下来，拉着我到厨房里避开。她紧紧的撰着我的手，深怕一松手就要失去我一般。/ C# e; X6 G1 m& \  
0 k% e- D: `0 v: j. A8 N, K  
「哈哈哈哈。」外屋传来他们爽朗的大笑，看来是聊的不错。  
  
我沉默着看着陈美霞忙活，思绪万千，以我有限社会阅历来看，恐怕这件事情并没有老林嘴里那般能轻易解决的，且不说这中间涉及到了国际关系，刚刚那个老卢克志在必得的样子，一眼就能瞧出来他们这是有备而来，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。  
  
陈美霞看我忧心忡忡，不免就放下了手里的活计，过来安慰我道：「不用怕，老林来了，这事绝对能解决，不信你等会出去自己看。这个老林也是的，嘴里说着不来不来，结果不是还过来了嘛，这说明他心里还是关心你的，你可千万不能怪罪他。」1 U5 o+ F$ V2 ^7 x8 |! W! r  
  
这般聊了一会，总算是让我勉强相信外面这个叫林焕天的男人有着莫大的权利，即便是扯上外交的事情也能让别人看上几分薄面。  
  
他们在外面聊完了，林焕天亲自过来开门，摆出一个及其不耐的手势示意我俩出来，边走边说：「美霞，薇薇和立立只能选一个。」  
! T/ p/ p; b2 @2 c. {% w  
陈美霞立刻就像天塌了一般直接软了下去：「不可能，这么点小事不该变成这样的，你们刚刚不是聊的很开心嘛，怎么会这样？」  
  
「起来，像什么样子。」林焕天忍着怒火，淡淡的说道：「你知道那份公文上的徽章代表的是谁嘛？那样的人不是你我这个等级的人能正面对抗的。」/ \  a( |6 ~  g- z2 B9 A( ^  
2 E0 u% K9 `1 \_; B# K7 J- k  
「哦，林，谢谢你的合作。」该死的老卢克，这时候在陈美霞的背上再次压上了一根稻草：「那么，要么丽安娜我们带走，要么，金陵的案子，似乎可以重新查一查。」" a7 p) W. N% {/ E7 T! G& N/ X  V0 H  
  
「不，这里没有什么丽安娜，丽安娜早就死了，讣告都出了，你们在这里作什么妖。」陈美霞几被击碎了理智，挣扎着站起来，把我死死的护在身后：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。」\* w" `7 }+ G7 U% x  
  
「陈局，话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既然你这么选，那么，容我打个电话，有些东西我可就让人交给警方了。最后，谢谢您的合作。」老卢克眉头一皱，用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最狠的话。  
, t# j7 c; R+ l  
我明白他们说的是谁，自然是那个曾经虐待过我的林远为了，他是小妈的亲儿子，而我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养子，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外人，在小妈家庭里的地位如何能及得上那个林远为去。  
$ y9 l: b5 n, \  
可是小妈待我不薄，看她哭的梨花带雨，我心中不忍，一时冲动就说了出来：「不要交出去，交出去就毁了一个家庭，不就是想带走我嘛，我跟你们走。」  
  
「不，立立，你不能。」陈美霞一脸震惊的看着我。  
  
「小妈，你不必这样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不希望他们伤害到你们。」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拂去了陈美霞眼角的泪花：「或许，这就是我的命吧。我不怪你们，真的。不过，千万不要告诉爸爸，我不希望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」: ]" S. y1 e\* J: K$ h( \" w# j  
. z1 s1 {  c" q+ D) ~. ^  
「Interesting。那么丽安娜小姐，我们走吧。」老卢克和娜塔丽给足了我面子，同时对我鞠躬行礼：「吾等恭迎丽安娜小姐回家。」  
# z! ?$ d6 w$ R\* O1 d% }) c6 s  
「让他走吧。小杜，你去送一下。」林焕天一锤定音。7 ]9 n\* F% w, }8 n  
  
（这个要怎么理解呢，陈美霞先抓了乔治的人，乔治想要找回场子，又不想真的闹出人命，那么就来了个指鹿为马，将计就计。他们都知道林立不是丽安娜，但是借着这个理由，名正言顺的把林立从陈美霞的身边夺走，这是杀人诛心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就很爽。这是第一层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）  
  
「老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我不允许你放弃立立。」我们出门，陈美霞立刻炸毛。" D' q% ?' A; ]! Y  
  
「薇薇他现在做的事情实在太过分了，如果他们把薇薇的证据交出来，你，我，你老陈家，孔垂楠，姓蒋的就算了，她躲在宝岛，我们管不着她，其他人一个都跑不了，宋家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嘛？」林焕天不带一丝情绪的叙述着，每爆出一个家族，一个名字，陈美霞的神情就委顿一分：「溺爱，迁就，你看看你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，薇薇做的事情，你真的不知道嘛？嫣嫣的事情，你能做什么嘛？这些你都想过没有？想过没有？拿一个立立，换这么多人的平安，你觉得值，还是不值？」说道最后，林焕天以近乎癫狂的状态嘶吼了出来：「你以为我心里就舒服了嘛？可是他们为了立立，竟然搬出了撒克逊的女王，你觉得我们能对抗那个狗屁胡涂女王的意志嘛？」9 k1 D6 j, h$ d4 V& R  
  
「难道说上了这条船，你我就再也甩不开，逃不脱了嘛？这么做，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？这些年她赚的钱，几辈子都花不完，薇薇她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要把所有人都拖进深渊才肯罢休？」陈美霞无意识的呢喃着：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生下了他们，都是我的错。」  
  
他们在这个房间里沉默着对坐到黄昏，直到夕阳把两人的背影拉的老长，老长。  
  
陈美霞一夜白头。\* O' Q\* d# F+ P1 Z  O" Y  
  
我被他们装进了轿车，娜塔丽开车，卢克坐在副驾，把我一个人放在后座，无论他们对我如何尊敬，我始终不能接受自己无力的被绑作人质的事实。轿车开的很稳，我把头深深的垂着，从大衣袋里摸出了上午爬山的时候小妈交给我的那块玉牌。这块玉牌好像有一种诅咒，无论我怎么丢失它，不久之后它总会再次神奇的回到我的手里。  
  
我把玩着玉牌，目光不由的涣散开来，暂时把这些糟心的事情抛到脑后，陷入了回忆之中。+ G9 t7 {, f: n1 @  
  
一路上乱七八糟的想了许多，直到轿车停下，老卢克无比尊敬的跑来帮我开门，甚至还贴心的准备了遮阳伞，哼，惺惺作态。6 ^6 z0 n4 e5 t  
: A/ f) G) B$ t, t# z- J1 y  
下了车，之间一条长长的红毯从车门一路铺到私人飞机舱门，红毯两边立着几个撒克逊女人，作女仆打扮，看到我下车，整齐划一的弯腰行礼：「欢迎丽安娜小姐回家，请您登机。」8 t3 `+ ~\* Y3 X  
/ y/ h" \_" p: g6 A5 F. T3 E8 D1 Z+ k& a" P$ x  
老卢克引着我，娜塔丽跟在后面，这样的架势让我受宠若惊：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」# x- i, d: \_6 n- T4 Q  
  
「丽安娜小姐，您是乔治公爵的独生女，这样的待遇是理所应当。」老卢克无比骄傲，甚至抽空斥责了一旁女仆的着装问题。  
6 R# C( L" Z2 }( x( ^+ A  
「可是我是林立，不是丽安娜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」我停住了脚步，大声呵斥，怎料我的举动吓坏了两侧侍奉的女仆，一个个吓的半蹲下去，噤若寒蝉。  
7 Q: v" B\* N+ {6 A. k; y" O  
「丽安娜小姐，一个合格的淑女是不该随便发脾气的，您这样的话，会让下人们很难做。」老卢克低声劝诫。! R$ K( ]) Z; z% c' \1 ~$ M6 u  
9 E7 g: y7 V1 s\* O% w" p! l  
今天发生的一切充满了谜团，我甚至不由的开始怀疑：「难道我真的是丽安娜？不可能吧，或许那个威廉给我换的就是丽安娜的身体，所以他们才对我如此恭顺？这个乔治公爵已经魔症到这种地步了么？该死的old money，规矩这么大。」  
: w! m$ S( g\* c; u\* E  
不过他们实在是过于热情，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了，他们又对我没有其他过分的举动，不知不觉的就被他们引上了私人飞机。! t, `\* \5 `) x" s1 y  
  
上了飞机，老卢克立刻开始了他的说教：「我亲爱的丽安娜女士，作为莫恩岛璀璨的明珠，怎么可以穿着如此，咳，廉价的装扮。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还从来没有让您打扮的这么邋遢过，这是我的失职。」噼啪一个响指，老卢克做着动员工作：「姑娘们，动起来，让蒙尘的珍珠重新闪耀吧。」8 @; Y$ h/ V9 s; \_! g  
  
「As you wish 。」俏丽的女仆们立即行动起来。2 i+ \+ J' T& J" K  
7 {" X' G) g8 r/ M, M& w, h  
布帘拉上，卢克这个唯一的男人被拦在了外面，他双手别到背后，下巴微抬，摆出标准的管家姿态：「Love，我在前面为您准备甜点。」  
7 o& Z" I3 Z\* t7 O6 L8 G  
我紧紧的裹着大衣，身体的情况我自己知道，而且一次就来了六个青春靓丽的女人上来要扒我衣服，我还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，一时之间这边陷入了僵局。娜塔丽见状开了口：「丽安娜小姐，希望您能配合，路是您自己选的，我们已经给你表达了足够的善意，希望您能明白。再说了，都上了飞机，您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」/ q  O, L+ Q+ l\* k  
7 l- R/ w" s( N) V3 {( b  
柔弱的语气中带着威胁，这个味道倒是对了，想想她说的也确实在理，无奈，我只能松开了抱紧大衣的双臂，任由她们处置。( K" \( M7 J5 C- F  
  
飞机起飞，短暂的眩晕之后，飞机进入平流层，女仆们迅速进入了状态，三两下脱了我裹着的大衣，里面的病号服也脱了下来，无用的衣物被瞬间处理掉了，洁白无暇的女体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，我自己闹了一个大红脸，女仆们倒没有多少不自在的地方，大大方方的把我引到更后面的位置，这里竟然已经有人准备了一缸热水，我半主动半被动的泡了进去，该死的old money，真他妈的会享受。  
  
女仆仔细的帮我清洁身体，温暖清香的水流过我光滑的皮肤，很是舒服惬意，更不要说还有女仆们恰到好处的搓洗按摩了，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，甚至不自觉的发出了无意识的愉悦呻吟。娜塔丽贴心的送来红酒，我则更加诽谤，他妈的old money，虽然泡澡的时候喝红酒确实很享受就是了。  
  
如是泡了小二十分钟，终于洗完，我被她们擦干了身体，正式开始穿着打扮。先是素雅白色蕾丝内衣，弹力贴身，很好的衬托着我被改造的几近完美的女子身材。! k" L9 I\* p5 Q4 z\* R" Z  
0 a4 V% g, \_& H! V  
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」娜塔丽挑衅道：「撒克逊女人对于美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，接受这一切吧，丽安娜小姐，你没有其他选择。放弃挣扎吧，我调查过你所有的履历，按说你应该非常乐意自己变成这样才对。」5 F+ l6 C  ~4 j# A  
  
被她说中自己心事，我又开始怀疑起来：「我是真的想永远变成一个女人吗？经历了这么多，我甚至无法确信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了。」: ?8 U$ ]& s2 H, |2 {/ i7 q  
  
迟疑并没有造成多少混乱，女仆们拉开一侧的布帘，后面赫然是一个挂满了高档女装的衣柜。经历了飞机里洗澡喝红酒，现在他们无论从这架私人飞机里折腾出什么东西，我都不会感觉奇怪了。  
  
看女仆的意思，似乎是要我自己来选择接下来着装的衣物，娜塔丽说的话也验证了这一点：「好好选，您的父亲会在机场等您，希望您的选择不会让公爵大人失望。」# {  T% }" [/ x) Q/ n  
: C2 a- }: M( `4 C  
我的脑子又开始飞快运转起来，假意在衣柜前挑选，实则是在思考娜塔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，毫无疑问，我是林立，他们称呼我为丽安娜只不过是玩了指鹿为马的把戏，可是作为幕后主使的乔治公爵，他并没有动机或者需求来真的把我当成他的女儿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7 u0 x  w0 L2 k  
  
「丽安娜小姐，希望您能快一些，卢克在前面为您准备了甜点，如果您吃不到的话，想必卢克大人会很伤心的。另外，飞机落地之后，乔治公爵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接您，您也不希望以现在这个样子去面对您的父亲大人吧？」娜塔丽品的红酒，淡淡的威胁着，毫不怀疑，如果我不配合，不加快速度，她说的这些都会应验到我身上。  
  
飞机从上京到沪埠最多三个小时，这是私人飞机，速度只会更快，还要扣掉起飞降落的颠簸时间，而我刚刚磨磨蹭蹭的沐浴，早已浪费了一个多小时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 
  
我快速浏览一圈衣柜，发现其实也没有多少衣物可供选择，主要是传统的撒克逊公主裙，现代的礼裙，以及一两套正装而已。我踌躇着摸向了仅有的两套西服正装，最后挺在了搭配西裤的那套前面。4 u. x# U" P7 Q5 l, R  l  
  
「恩恩，如果是我的，就不会选择这一套，穿这一套参加接下来的舞会吗？你会成为李顿家族的笑柄。即便乔治老爷嘴上不说，心里也绝对会不高兴的。」娜塔丽不喜，直言不讳的提醒道。1 ~, A! U# [' {( u0 B+ o; e  
- {% g% c9 D6 k3 w$ G/ E- e4 [  
该死的，他们到底准备做什么？为什么还有舞会？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丽安娜了吗？这根本说不通。  
  
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一件公主裙，灰褐的配色，纯白的丝绸打底，辅以手工缝制的蕾丝流苏，华美异常。娜塔丽带着一种莫名其妙悲伤的情绪说着：「很好，这套裙子很合适今天晚上的场合。它是完全按照丽安娜的身材手工缝制的，公爵本想在她旅行之后亲自为她穿上这套礼裙，只可惜，这可惜乔治老爷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。」  
  
我被她悲伤的情绪感染到，娜塔丽年龄与我相仿，想来在丽安娜生前，她们两人应该是很要好的朋友吧，不然也不至于看到我挑选这套礼服之后失态至此。她这句话也证明了我的猜想，他们这群人确实是在陪我过家家，真正的丽安娜已经死了，什么再也等不到这一天所代表的含义不言而喻。1 [7 K1 G5 D9 a2 C  
  
「公爵大人思女成疾了吗？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让我一个外人来冒充她。」女仆看我选准了衣裙，麻利的帮我换装，我本人反倒成了最轻松的那一个，便趁着这个空隙，冒着撕破脸皮的风险，问出了我心底最大的疑惑。  
  
「你无需知晓，记住，现在起，您就是丽安娜，记住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」娜塔丽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再次威胁了我，言下之意，如果我不承认自己就是丽安娜，那么我的人身安全就不能得到保证。  
  
这套公主裙样式华美繁复，穿着过程则是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先是一套贴身的天鹅绒保暖内衣，柔软轻薄保暖贴身，最是适合这种寒冷的天气里用来打底。接下来是纯白的衬裙，象征了唯美纯真，想来真正的丽安娜一定是一个甜美温婉的女子。公主裙分为好几个部分，先套上灰褐交间的主体部分，辅以繁杂的配饰，女仆们分工合作，花了小半个钟头才完全收拾完成。  
  
束腰是最为点睛的部分，两名女仆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完全收紧，与之对应的，我付出了几乎无法呼吸的代价。  
  
大概就是这个样子\* d) \_5 x( H% q, d8 }" `  
![[7e0a89569d49fb51894012c6b3a6c1c2\_62503577ea0cfce6a9b50ef665b5a8741367381650cca-M8XmWB.jpg]]  
! P8 G' d7 b4 p- m! I6 {  
「这个太紧了，我喘不过气。」我被勒的不轻，这个束腰和我之前玩过的道具比起来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刑具，不知是什么材料的筋骨，配上柔软的皮料把我的腰身定死在了标准的22寸，且上下线条流畅，随便一看就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畸形美感。- z3 y5 G( N& Y9 L\* j4 \_  
! r6 ?& {1 Q( `, E  
娜塔丽并没有理会我，反而从鞋柜里翻出一双小牛皮鞋，吩咐道：「搭配这双鞋吧。」  
  
我看着不算太高的粗高跟，知道自己应该可以驾驭，便默认了她的安排。; H& a1 }( y( ^) y/ M7 G9 X9 V  
" `% m8 M\* y1 Z  
「忘了和你说，从今天起，我会寸步不离的和你在一起，说是贴身保镖也好，监视也行，或者贴身女仆我也不在乎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哪怕一秒钟，不要尝试逃跑，放弃吧，不会给你机会的。」娜塔丽弯腰亲自给我穿上精致的皮鞋，无比认真的对我再次进行着恐吓，同时也是第一次在我面前显露出了这些撒克逊人的狼子野心。  
  
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沉默着点头。  
/ B6 y# ^( f8 I$ Z" p  
繁复的公主裙终于穿戴完成，女仆们手脚及其麻利，他们竟然从我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那块怎么也丢不掉的玉牌，取了另外一个样式相仿的项链，三两下取下原本的玉坠，接着把我的那块牌子给别了上去。郑重其事的将那块玉牌挂在了我的胸前，我不由自主的粗重呼吸着，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：「难道是这块牌子的原因？」  
  
「不要瞎想，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还重要吗？」娜塔丽笑着，在我胸前的玉牌上轻轻拍了一拍，探身向前，在我的耳边低声说：「如果你敢把这块牌子弄丢了，兰斯大神都保不住你，记住，这话是我说的。」  
$ s) P2 \_6 q- J& D' D  
果然是这块牌子，该死的，我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显摆，要知道，撒克逊人可从来没有把玩玉器的传统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能让他们付出把我认作公爵女儿的代价来争抢它？这牌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？  
4 {, o+ N6 s% z5 \_: d  M  
脑子里一道闪电划过，宋家，除了我自己在凤凰山撞邪得到这块牌子时之外，我只有在宋家第二次见到了那个麻衣道姑，或许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线索。) C4 B# T) h5 A. }( o  
9 ]2 Q( q' B9 Z# G1 D) t; w% l5 Z  
该死的，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问一问这块玉牌的来历，或许我自己就把这块烫手山芋给处理掉了。现在看来，归根结底，我现在被闹成这样，还是自己种的因，才结了这样的果。0 a. u( R3 g' s\* c/ d& D  
  
可惜新闻报道，宋家人因为贩毒都进了局子，再加上我现在身不由己的，到猴年马月才能和他们搭上线？我如提线木偶一般任由女仆们在脸上涂涂抹抹，我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了，事实已经变成了这样，和他们直接翻脸的后果我根本无法想象，除了配合他们，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，现在唯有弄清楚这块关键玉牌背后所代表的意义，才会给自己夺得一线生机。  
3 P2 ?+ Z8 a$ T: P$ w7 L3 L  
我抚摸着被挂在胸前的诡异玉牌，思绪万千。+ e0 S; b) i- W& \_8 K3 g  
3 m\* B; g' `" [- [% [# c: ^  
「来，拿上这个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」娜塔丽取过一个象牙雕骨，刺绣作面的精致小扇。& Y8 A\* j" T/ {\* s  I# ?5 e: J8 e  
/ j/ i1 E! ^, N  P  
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直接看的呆了，不知道那些女仆用了什么化妆品，此刻的我脸部皮肤已变的雪白，不，甚至比我的身体皮肤还要白，脖子上的色差在化妆品的遮掩之下也消失不见。我竟然被他们通过化妆的手段，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撒克逊人模样。. c2 Q/ G) b/ A" n' c  
/ f6 \_1 O5 \' N- s- C; w\* D- D  
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除了眸子还是黑色的，其他的特征和记忆中的自己没有一点关系。头上被带上了暗红色的半长假发，垂下的发丝烫成了自然卷的状态，脑后用发网罩住了，侧边别着一朵新鲜的粉红玫瑰，这样的打扮兼顾了性感与可爱，梳妆打扮伺候人这一块女仆们真的是专业的。  
  
「这是丽安娜原本的样子吗？」我的思绪被娜塔丽打断，看着镜子里完全陌生的自己，装模作样的打开小扇子半遮面孔，颤抖着问道。倒不是我想摆出如此女性化的造型，实在是我没有其他办法，最大程度的配合他们，是我现在唯一的保命手段。9 F0 p, d  J. E6 Q! R. V  
  
「有五分相似。」娜塔丽随口应答，拿着几对耳坠耳环在我的耳朵上比划着，最终选定了一对闪亮的钻石耳钉，不由分说的就给我别了上去，还取笑说：「幸好你早就自己打了耳洞，不然还真的有些麻烦了。」  
  
「不是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耳洞是之前打着玩的。」我瞬间就羞红了脸，妄图狡辩。9 \_0 T6 Y+ {\* R9 m6 u, y$ a  
  
娜塔丽眉眼一挑，那意思分明就是不信，我的脸羞的更红了。\* s5 \( A5 A; p. @2 o( I: f\* ]( @& V/ h) m8 T  
  \_4 w' ^5 \; c" [  
我这里打扮完了，早有女仆到前舱报信，老卢克摆个专业的管家姿态，推着餐车走了进来：「哦，莫恩岛璀璨的明珠终于再次闪耀，您的美貌宛如天边的星辰，可是天使落下了凡尘？」一通马屁之后，老卢克接着取出一个小小的草莓蛋糕：「娜塔丽小姐，旅途劳顿，还请您先用些甜品，聊以解乏，这是老卢克亲手做的，也是丽安娜小姐最喜欢的口味，请您品尝。」  
" b: ~' Z5 \_# N3 r5 Y  
「谢谢。」我绞尽脑汁回想着从电影电视里面学到的撒克逊贵族的仪态，用老卢克递过来的小勺挖了一点点，浅尝辄止，根据电视里的桥段，那些贵妇总是这么做作的浪费食物来着。0 T- S$ A  F/ ?) H2 i' I  
  
「哦，我亲爱的丽安娜小姐，您进步的很快，我想乔治老爷看到您这样会很开心的。」老卢克非常开心。  
9 q2 N/ R3 E7 h. z& n  
与此同时，沪埠某处私有宅邸，典型的撒克逊风格建筑。偌大的花园里宾客三三两两的围着聊天，不时还有宾客前来，陈展荣作为广鑫矿业的少东家，自然也在邀请之列，此时他左手端着红酒，右手挽着发妻许佳漪，两人穿着靓丽，宛如金童玉女，边走边说：「佳漪，开心吗？这次不仅大仇得报，还能来参加这种层次的酒会，你跟着宋家那群变态，估计连这里的门槛都摸不着吧。」- u9 f" p& W8 t  
  
「那是，我现在开心的不得了，我当年就不该被猪油迷了心跟了那个变态。」许佳漪抿了一口香槟，挽着陈展荣的手紧了又紧。, u) A/ B. s4 R0 f4 l6 ?4 k+ ]  
  
「看，那位是林远为，你们金陵的副市长呢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我们去迎他。」陈展荣看着院门处的轿车，两人亦步亦趋的过去相迎。( Q5 S! }7 C7 y' }- Y/ r  
  
「哎哟，看来今天这个酒会档次够高的啊，连副市长都赏脸，你怎么不早说，我穿成这样，不会给你丢脸吧？」许佳漪跟着，不停絮叨。0 m( b1 f) l. @: l  
$ c# U  U7 ^9 P7 C7 C5 x  
就在陈展荣迎到林远为的时候，一阵金属餐具敲击酒杯的清脆的声音响彻全场，「There there，Attention everyone。让我们欢迎来自莫恩岛璀璨的明珠，乔治公爵最疼爱的珍宝lady lianna，the shinning star。」$ g; N: [/ J, F$ s  
  
林远为此时正和陈展荣聊的开心，听到这句话直接心肺骤停：「丽安娜？不可能吧。」不可思议的看着豪宅大门方向：「我没听错吧？司仪说的是丽安娜吗？」  
. V' M; O3 h8 w; X, X7 v  
「嗨，外国人嘛，取名字一点创意都没有，重名的多了去了？」陈展荣显然也知道些什么，带着狐疑的神色顺着话头说了下去。9 D8 p$ Y# L9 {  C0 }2 Z  
  b' b/ U: L! V  
这个丽安娜自然就是我了，自从下了飞机，我又经历了一次走红毯的过程，红毯尽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撒克逊老人，在老卢克无限热情的眼光暗示以及娜塔丽恭顺的态度来看，我只能配合着叫了他一声：「父亲。」: k$ }  f3 M/ q# S\* o. N& z$ g# B  
6 q' |& T5 g/ f" t. b7 ^% x  
然后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被带到了这里，全程我都处于懵逼状态，直到老公爵弯起臂弯，老卢克扶着我的左手挽了上去，随后，情势逼人，我只能亦步亦趋的以丽安娜的姿态出现在了大庭广众之下。2 ]2 l3 E9 B+ @, H  
' \- N8 X\* S5 ~( g) E5 ~  
察觉到我似乎有些退缩的意思，老公爵亲昵的拍了拍我的小手，聊作安慰。  
  
说不怕，不慌，那是假的，好在老公爵也就带着我在门外稍微转了一圈，而后又把我带了进去，送到二楼的阳台上，那里是专门的女宾位置，放着几张柔软的座椅，看来今天的‘女宾’应该不止我一位。" k3 A: Y- W0 W# y! e9 n  
  
乔治公爵把我放下之后直接就走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刚想稍微放松一下，没想到娜塔丽换了礼裙侯在一旁，好吧，我相信她说的不会让我离开她的视线那句话了。公爵下楼去了，我哪里有心思去看什么酒会，从早上到现在我滴水未进，看到小圆桌上备着的蛋糕水果，怯生生的看了娜塔丽一眼，得到她的授意之后，抢过食物，本想狼吞虎咽，只不过娜塔丽恰到好处的咳嗽打断了我的动作。想到现在自己的装扮，情急之下哪里能学到那些所谓贵妇吃饭的精髓，好在小口慢吃我还是会的，便取过蛋糕水果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吃着。. M7 T" D8 s8 k5 Q. d1 u2 }0 z2 j\* s  
5 Q+ L4 ?, m" x! l4 ~  
能吃到东西，总比一直饿着好，经过今天的相处，我发现他们对我的限制其实不多，只要承认自己就是丽安娜，行为动作不要太过离谱，所以总体来说我暂时也没有多少怨言。- ^1 v8 n$ f' R  
: o: E6 J6 r! W\* x. Y' i+ T  
这里不过一个小方桌，哪里有多少吃食，即便我小口慢吃，不过三五分钟小桌上的食物就全进了我的肚子，我用祈求的目光看向丽安娜，示意想再来一点。娜塔丽无奈的笑着，笑容中带着一丝宠溺，对着屋里的男仆做个手势：「你这个样子，和她真的特别像，总是和饿死鬼投胎一样。」5 \# n8 @  D$ R- i! z2 |  
! q2 \% g+ \; M" U) S) [  
不多会，男仆又送了食物过来，娜塔丽接过了，警惕的岩师一遍，这才优雅的放倒了小方桌上，温柔的吩咐：「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」  
" u0 j6 V' ?# X  
莫名其妙的，我回了一句：「你也没吃午饭的吧，来一起吃一点吧。」8 J! f+ x" f, B1 d8 v# P9 u2 M  
  
这句话简直了，娜塔丽听完就偏过头去，似乎是偷偷的抹了眼泪：「不用了，小姐你吃就好了。」  
0 h( R6 |/ N' m7 y  
我撇撇嘴，我不过是个阶下囚，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管好我自己就行了，也就没有再多话，再取了个小蛋糕，做作的用小勺子慢慢吃着。  
5 Y1 A7 @\* m+ w- ~; g  
先前的食物入肚，能量有了恢复，人也有了精神，带着审视的目光从二楼扫视全场，待视线转到一处，我就再也离不开了，那人正是林远为，他单手插兜，举着酒杯和乔治公爵聊着什么，显然他是一直关注着我的，看到我瞧向他，远远的冲我举杯示意。不过他看到了我胸口戴着的玉牌，眼睛眯了起来，或许是想看清楚吧，我分明接受到了他传递过来的恶毒眼神。- o: S9 D3 j) E' }  
  
我被他传来的眼神吓到，只想千万不要被他发现我现在的状态，便心虚的转过了头。怎料我的表现被楼下的人误解到，那边传来一阵大笑，隐约能听到乔治公爵说着什么女孩子害羞了，婚配什么的。  
/ v/ ]. S7 L- Q. \! i) I+ {  
娜塔丽显然也听到了，对着我一笑：「那可是金陵的副市长，最年轻的副市长，丽安娜女士和他简直是天生一对，你觉得这样的政治婚姻怎么样？」  
8 U% e! n5 j. s1 S8 N\* V  
「你胡说些什么？不说我是个男人，难不成你们把我伪装成丽安娜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政治婚姻？」我胡乱解释着，不过我可不敢把我和林远为的关系和她挑明。; r8 W4 [8 ~/ U$ @3 Q  
  
「嘿嘿，你知不知道在撒克逊，有这么一个遗臭万年的传统，就是为了保证血统纯正而兄妹相婚的糊涂事，是真实存在过的。不过像你们这样的案例，很少见哦。」娜塔丽显然识破了我的小伎俩，甚至还有心情和我俏皮的眨眼。  
  
这里是南方，又沿海，即便是冬天也不算太冷，但是我却被她的这句话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带着无尽的恐惧拉着她的手说道：「你知道我和林远为的关系？你们到底还知道什么？」  
/ ~7 l! k, i2 b1 ^4 p  
「唉~不要乱说哦，我有说过什么吗？」女人是善变的，她摆出一个极为无辜的表情，只不过话的内容让我一阵恶寒，直接让我落入了冰窖。/ W+ \_( B1 u: p0 W3 \_$ p  
2 l" ?1 G! U) S+ M2 R7 r  
「oh,dear Natalie,what a pretty girl.」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贵妇带着若干身着华丽的女人过来了，她上来先给了娜塔丽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转向我：「my little shinning star , so glad to meet you here.」再次把我搂到怀里，无比认真的和我接吻，我对她的热情表现非常不习惯，好在也就吻了两口，如是一一拥抱吻过了，贵妇无比热情的一直拉着我的手，亲昵的坐在我的身边。  
0 ?: G0 u( o, h, c# c" D# x  
「My lady ,beg your excuse ,lady lianna is not prepared .please spare her disrespect.」（女士，丽安娜还没有准备好，请饶恕她的无礼。）娜塔丽不容置疑的扯开了贵妇牵着我的手，坚定的拦在了我和她之间。( w  o% I7 K7 b5 @/ F9 m( E$ M  
  
「okay ，poor little thing ,look at her tearing eyes ,just like a scaring deer .」（好吧，可怜的小东西，她的泪眼看起来就像一直受惊的小鹿。）贵妇终于放过了我，加上娜塔丽的表现，和她带过来的女人们聊了起来。+ u% ]. K- ^; @; n$ U- B  S2 b: R  
  
我扯个小慌，拉着娜塔丽去卫生间，路上我无比紧张的问她：「她们会不会认出我来了？」  
, L& r: C' c8 `" e& b+ N4 h4 k) w  
「并没有。这里的外人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丽安娜小姐，哪里来的认出之说。」娜塔丽被我紧张的样子逗的笑了，该死的，我都快被吓死了，她还像个没事人一样和我开着玩笑。  
  
「可是~」  
0 e& ^; W; j$ k9 L; Z2 {  
「没有可是。这些都是些不入流的家族，能到这个酒会上来，就已经是公爵格外开恩了。所以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。」娜塔丽帮我推开卫生间的门，当然是女厕了，我叹口气，认命的走了进去。